

尹滄海畫集

辛巳范曾



尹滄海畫集

辛巳范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尹沧海画集 / 尹沧海画. —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003-1085-3

I. 尹… II. 尹… III. ①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
现代 ②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3479 号

尹沧海画集

出版发行: 荣宝斋出版社 邮编: 100735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 32 号

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8 印张: 16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定 价: 95.00 元

尹沧海，又名老沧、仪淦、月明上人，学者、书画家。1966年12月27日出生于安徽省萧县，1990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2003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艺术史专业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天津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客座教授，天津大学书画与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九三学社社员。师从范曾先生。1993至今，先后在北京、天津、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内蒙古等地成功举办20余次画展，出版个人文集及画集多部。尹沧海擅长中国书画（人物、山水、花鸟、书法）、美术史、书论及画论，略通音律。作品多为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以及人民大会堂、中央军委大楼、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首都国际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等机构收藏。



彩賦所謂為道日損之
又損方臻妙境能悟此
者可與論藝矣

尹君滄海流吾學有年

天性曠達澹泊不羈浮
名致之於水墨畫法
技藝精進意永味雋
為同儕所激賞余有一

聯相贈詞云

廣大精微皆駁散

中庸峻極即文章

滄海勉旃

范曾

辛巳夏



尹滄海書畫集序

水墨畫濫觴於唐季王
洽王維其為導先路者
也宋有蘇東坡米元章
文占所諸人皆文宗風流
逸興遒飛之奇才大倡文
人水墨畫至元錢選
趙孟頫暨四大家出天下
能事畢矣要之文人敏
於水墨而鈍於色澤其
緣蓋水墨畫最稱簡
捷淋漓言情述懷不待

铅华洗尽 素面朝天

郭因

那天，郭公达领了尹沧海来到我家，还未落座，公达就指着沧海说：“你看他可像鲁智深？”

沧海，光头，胖身。说他像鲁智深，不无根据。但从开封府大相国寺那倒拔杨柳的铸像看，鲁智深浓眉大眼，壮实身躯，勇猛威武，有股杀气，使人见而气壮，也使人见而生畏。而沧海却是慈眉善目，气静心凝，讲话慢条斯理，甚至有点木讷，使人觉得可亲。如果他稍微瘦一点，倒更像唐僧。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他，便深觉他与佛门一定有点缘分。问他，他果然是常在寺庙做客，结交了不少高僧。而且常常是“孤松片云，禅坐相对，无言而道合，至静而性同”。

打开他的画册，一股清冷之气扑面而来。不意滚滚红尘中，竟能得此可供“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之洞天福地。

第二天，看了沧海的画展。一幅幅都铅华洗尽，素面朝天。

我生平所向往的境界，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是“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满江明月，扁舟一叶”，是“古木昏鸦，远山落日”，是“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是“明月夜，短松冈”，是“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我最欣赏的生活，是“堆案图书，当窗松桂”“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是“卧读陶诗未终卷，又趁微雨去锄瓜”，是“闭门千丈雪，寄命一支灯”，起码该是“街喧渐息，小院花阴，幽窗夜笛”。

这世界太喧嚣了，这人群太浮躁了，人们在向往荒村古屋，在向往原始森林。而尹沧海就在给人们提供了一片片人间佛地。他在提供“数点寒鸦，几声归雁”，在提供“倦柳残荷，青灯冷屋”，在提供“残鸦飞过苍茫，芳草斜阳”，在提供“数峰清苦，残柳参差舞”，在提供“桐阴露冷，空阶飘叶，楚箫咽，一天淡月”……

在尹沧海的画幅中看不到繁山复水，看不到锦簇花团，看不到金碧辉煌，看不到五彩缤纷。别以为这就无需过硬技巧，别以为这就无需十载寒窗。要知道“大美配天而华不作”；要知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要知道“易简功夫终久大”；要知道“不拘于俗”，才能“法天贵真”；要知道“无缚无解，如意自在”，才是大技巧。沧海显然深知“盖世聪明，精彩绝艳，离却静净二语，便堕入短长纵横习气”。是的，只有“脱尽纵横习气”，做到“淡然天真”，才是“高逸”之作。是的，只有“歛气于骨”，才能如此地“天籁自鸣”。

沧海说，我可以在他的全部展品中挑选一幅我最喜欢的作品。可能是由于太爱而变得太贪，我竟厚颜地选走了四幅。一幅《九华山天桥寺》，使我联想到了“长空片云”。一幅《听松》，使我联想到了“乱山积雪”。两幅兰花，使我联想到了“春来禅意超空色，任使桃花着靓装”。我全割舍不下。

想不到才四十岁的尹沧海，其事业如日中天，而且经常走南闯北，竟然心清如水，神静如山，“游心于寂寞”，“叩寂寞以求音”。由于夙慧乎？由于灵心乎？既由于夙慧又由于灵心乎？他这么年轻，就似乎参透了人生，悟得了真谛。我不知道沧海今后还会怎么走，还会走向何方，还会达到何种境界。我，已是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真希望再活几十年，为的是把这个“心地上无波涛，性天中有化育”的尹沧海看个究竟。

中正平和 内蕴神秀

——评尹沧海的绘画

郭长虹

我倾向于认为，制像行为出自人的先天本能。我更倾向于认为，这种本能的出发点是生物学的，而不是社会学的。所以我从不用担心绘画会不会消亡，不管是“客观的”绘画还是“主观的”绘画，只要人类还具备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就会有一些人，有拿起笔的冲动，我们要对有冲动的人致以敬意，他们在替那些不想拿起笔的人，为灵肉刮垢磨光、培育光芒。人类会掌握技术，会手握机器，会将制像活动变得非常简便，简便到只需一个微小动作，不需要任何技巧和情感；也会将这种活动变得更复杂，复杂到需要专门机构、群体合作，需要昂贵的设备和高度的技术手段才能完成——无疑，技术进步使得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体会制像成功的欢乐、观看炫人眼目的新奇图景，但这所有一切都不能代替手中的画笔，就像精美的床饰不能代替睡眠一样。

具体到某个历史地形成的“画种”，可能问题会变得复杂一些。比如“胶着”了几十年的中国画。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我们不妨把目光放远一些，一些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绝望感，并不代表全人类的绝望。目前的判断，不能代替未来的判断。面对未来时，对历史谦卑的人，总比狂妄和虚无者犯的错误少，历史总是不厌其烦地将这一点证明给我们看，我们总是选择性地忘记——然后历史就轻飘地忘记了我们。

因此，那些选择了尊重历史的艺术家就显得难能可贵。而对历史不“隔”，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艺术家，就弥足珍贵。我觉得，说一个当代艺术家之所谓有“天才”，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成分：第一是先天本能的生物性遗留较多——我知道这似乎不“科学”，但我愿意这样说，因为我的经验判断经常会暗示我这一点——也许这种说法更缺乏“政治上正确”，不如“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不是艺术家”来得更受欢迎，可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艺术，“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范曾先生语）；第二，这种可贵的先天本能得到了恰当的训练培养，而较少地少受到各种误人子弟的说法干扰和戕害；第三，套用爱迪生的说法，这个人勤奋，这里勤奋包括了虔诚与倾注，而不仅仅是体力上的付出；第四，或许是最重要的，它以恰当的形式和风格呈现出来了，而这个恰当的形式，恰恰是接续了传统的。

以上是我在观察沧海兄多年来的绘画创作历程时的一些感慨，当然不完全为他而发，是很多“有感而发”的一个综括。有些想法，也是我和沧海多年交往中经常交流、经常互相认同的观点。沧海将几年来的绘画作品汇集成册，我在重新系统地观赏他的作品时，这些想法就又生发了出来。下面就基于这些想法，说说沧海兄和他的画。

我认为，沧海显然是有绘画天才的人。

他经常说自己“天生的混沌”，每当我听到这个说法都会莞尔，他强调，“混沌”导致了他“于是便放下了许多的想头，画自己喜欢画的画，或者记录下自己特定的心境”（尹沧海：《沧海一粟》）——盖“想头”之为害，有如为“混沌”凿开七窍的倏与忽，戕害了多少艺术天才。为了“想头”才画画，麇集在别人的“想头”下、走私一个洋“想头”作盗版，不正是当下最通行的“艺术”道路吗？能够把“想头”摆在一边，“便放下”，是需要勇气的，我不知道沧海是不是因为有勇气才放下，因为他说这是“天生”的，因此决定了要“画自己喜欢的画”，表达“自己特定的心境”，那么我只好理解为这个人天生适合干这一行，具备成为“少数人”的天然素质。

我知道其实沧海在从事创作的过程中，一开始也不是完全地没有“想头”，从这本画册中收录的他较早期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到这些“想头”的一些遗迹，按照这些“想头”一路下去，也未必不能出些好成绩，但他很正确、也一定很艰难地放弃了，“一息尚存，从吾所好”，吾师范先生经常这样教导我们，我认为在这一点上至少沧海做到了。

我还认为，沧海是有绘画能力的人。

可能人们会认为这个评价对于画家来说“不高”，甚至是冒犯，可我认为很高。我固执地认为，绘画能力首先表现为能够摄

取物象，就像徐悲鸿先生曾经固执认为的。当然，摄取物象的意思，不是仅仅能够如灯取影地画标本和当照相机，而是对山河大地、花朝雨夕、赵郎言笑等等色相的时空生命的深刻理解能力，并用人的有限的手段（对于中国画来说，就是笔和墨）去抓取，因手段的有限，更显理解之重要。一个当代中国画家的专业基础训练，我们常说的素描基础速写能力，可以去锻炼这个初步能力，但绝不等于它，因为这只是我这里所谓“绘画能力”的第一步，当然这个第一步，也不是所有画家都达到的。第二步，我们不得不谈到那个老生常谈的“气韵”问题，但舍此一内涵模糊不清的词，我们却难以用更准确的词汇来表达。写貌而似、写貌近真，甚至写貌游离物象，都可贵在有趣。“趣”可以是对“有意味的形式”的琢磨心赏，也可能是对某种神秘不可言说的感受的触机，而这就要要求表达的形式是“气韵生动”的，你可以把“气”理解为生命力，它要“生”，你可以把“韵”理解为律动感，它要“动”，真正理解“气韵”后，你就无法言说，只能意会。大部分画家，在第二步已经举步维艰了，甚至缘木求鱼，将呆头木脑、狂怪鲁莽之类当“气”，把安排算计、冗余拖沓之类当“韵”。第三步，有绘画能力，意味着有将自己的情怀，与物象、与这个绘画传统的文化语码，用有趣的方式契合。

我进一步认为，沧海是有写意能力的人。

“写意”当然本是作为与“工笔”相对的技法词汇来理解，我这里将它理解为艺术立场。我们说沧海精于写意花鸟、人物、山水，某画家是工笔人物画家等等，都是说技法，可我愿意认为，技法就是立场。画写意画的画家，不一定拥有“写意能力”，画工笔画的画家，也不一定拥有“工笔能力”，尽管我们从技法角度来看，这些画家都可圈可点，可是因为缺乏相应的“能力”，他的技法就是空壳技法，是杂技，更严重点说，不是艺术。

能够写意，首先必须解意。“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如是”，是解意；“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也是解意。诗意充盈于天地间，丹青之手，是“不语之诗”的诗人，他要“以诗人之眼观物”，然后才可以有资格说是艺术家。

能够写意，还必须有情。能“大写意”的，就要有深情。且此情还需纯然不滓，笔墨才具清华气象。情与意合，心与手应，像于物神驰而色夺，兴起乎兔起鹘落间，笔追乎刹那生灭处，八面生意，物来辄应，随心生发，如追化工，这就叫写意。

最后，我们再谈谈尹沧海的“个人风格”。

“个人风格”这个词，是当代艺术的金科玉律，是公理，是每个艺术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所有人忧心忡忡的基本理由。其实，它没那么急迫。因为，它不是被“找”出来的，不是用显眼的标志物指示出来的，它就是无心显露的一段风度而已。

我不相信有能力的艺术家会没有“个人风格”，我也不相信各种水准（技法、修养、情怀、见识）都一般的艺术家会有“个人风格”。什么才算“个人风格”？譬之以人，则一个人的气度风神、言辞吐属是风格，头上秃癞、獐头鼠目不是风格，甚至高矮胖瘦都不是，因此“个人风格”不是（至少不仅仅是）可辨识的外在特征，而是感动人的独自吟唱。

按一般说法，沧海走了“传统”的路子，也就是尊重历史的路子，把个人情怀和固有的民族审美表达式契合的路子。这条路好像很“难”去“创新”，其实我很怀疑，在艺术中，有没有一个与“传统”完全对立的“现代”，价值观可以变迁，社会结构可以更改，但是人之为人的核心价值，艺术的核心价值，是否有了巨大的反向逆转，以至于二者完全对立呢？没有。

假如我们将“个人风格”看作艺术中流露出来的一段“风度”的话，辨识风度好坏的方式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生活世界”的包含着文化、社会和人格结构的背景资料 and 知识系统，“我把文化称之为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物获得理解时，他们就按照知识储存来加以解释。我把社会称之为合法的秩序，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把他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并从而巩固联合。我把个性理解为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就是说，使一个主体能够参与理解过程，并从而能论断自己的同一性”。（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因此我郑重建议，谈论尹沧海这样的画家的“个人风格”的时候，我们先对“合法的秩序”有所了解。也郑重建议，那些对“个人风格”特别着急的画家，暂时放下画笔，开始看书。

一个画家拥有了上述能力，他画了什么题材、用了什么技法，就不是我要谈论的了，我看也不重要。

作品

说因

说因缘

2005年

68cm × 40cm

欲脩瓜瓞
问道源流
法歸便知
乙酉
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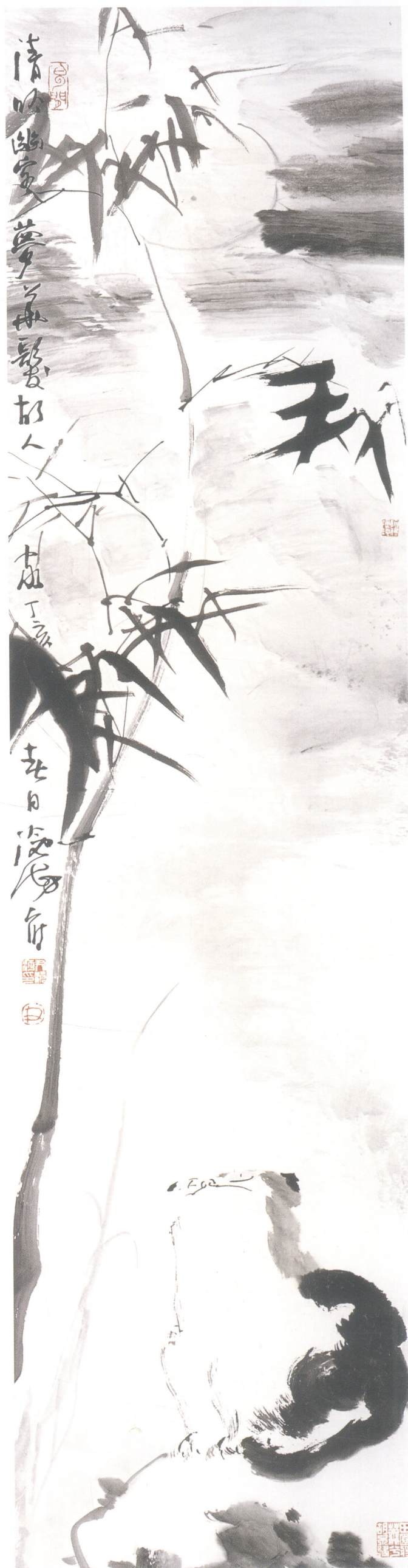


海山

华发故人家

2007年

138cm × 33cm



清心幽室

夢夕蘇發哲人

廿九丁卯

尹沧海画

海陽

太平咏象

2007年

138cm × 33cm

太平一咏
丁亥年
月
日
于江南

